



英阿之战，图赫尔的三大“败招”

□新华社记者吴俊宽 李嘉 赵建通

15日的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中，英格兰队先赢后输，以1：2不敌阿根廷队，无缘决赛。赛后，英格兰队主教练图赫尔保守的临场战术安排和换人调整饱受诟病。

面对外界质疑和批评，图赫尔表现得相当平静且理直气壮。他表示，不是自己主动选择保守的踢法，而是球队失去对球权的控制，龟缩防守只是无奈之举。他还说：“只要比赛输了，就会被批评，但谁也不知道如果做出不同的选择，结果会怎样。”

然而，英格兰的被动退守真的是别无选择？临场换人与战术布局真的已做到最优？复盘整场比赛，或能看清英格兰出局之真正症结。

败招一：默许退守

本场比赛，两队上半场踢得“火药味”十足，0：0战平。易边后，英格兰队在第55分钟由戈登门前包抄先声夺人，但领先之后他们主动收缩阵型、打法趋于保守，将主动权拱手让人。阿根廷随即展开高压围攻，英格兰门前险象环生，即使好不容易抢下球权，也难以组织起有效反击。

第72分钟，图赫尔做出第一个换人调整，用后卫孔萨换下进球功臣戈登，将阵型从四后卫调整为五后卫，彻底转向纯防守姿态。

赛后图赫尔解释这次换人时称：“在我们进球之后，还没有换人之前，我们让对手获得太多的传中和射门机会，所以我们要试图（给后防线）提供帮助。”

图赫尔的话看似没错，但不尽然。英格兰队领先后面场被动，原因是多方面的，既有来自对手的压力，也有自身体能下滑的因素，更是场上球员攻守思想不统一导致的结果。

领先即退守 图赫尔为何总在同一个地方跌倒

□新华社记者肖世尧 董意行 丁文娴

15日，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，英格兰队在先入一球的情况下痛失好局，被阿根廷队在最后时刻连入两球，1：2无缘决赛。

比赛的分水岭，始于英格兰队主帅图赫尔领先后的一次战术选择。第72分钟，他用后卫孔萨换下边锋戈登；第82分钟，又用后卫伯恩替下中场赖斯。英格兰阵型瞬间变为罕见的“六后卫”铁桶阵。

然而，防线人数的叠加并未带来想象中的稳固，反而适得其反，瓦解了球队的攻守平衡。英格兰队自此全面丢失球权，进攻威胁荡然无存。放开手脚的阿根廷队则持续围攻，在第85分钟和伤停补时阶段连下两城，完成绝地逆转。

赛后，图赫尔的保守决策被推上风口浪尖。英格兰队队长凯恩遗憾地表示，一球领先后就转入防守是球队落败的转折点。“我们在比赛大多数时间踢得很好。但是当取得1：0领先后，我们只是想守住领先优势，在（世界杯）这种级别的比赛中，这是不够的。”凯恩说，“以这种方式落败让人心碎。”

英格兰名宿鲁尼直接批评道：“图赫尔所做的那些决定，让英格兰队付出了代价。”

不过，图赫尔本人依旧坚持己见：“我对比赛的分析就是如此，我承担全部责任。如果结果不理想，人们当然会把矛头指向教练。”他甚至评价，这是英格兰队在本届世界杯上表现最好的比赛之一。

颇具讽刺的是，小组赛首战4：2击败克罗地亚后，图赫尔还曾掷地有声地表示：“领先时退守不是我的风格，要让英格兰踢攻势足球。”缘何在生死攸关的淘汰赛中，他却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选择？

若翻看图赫尔的执教履历，这样的场景并非孤例，而是一再重演的剧本。

2015—2016赛季欧联杯四分之一决赛次回合，图赫尔执教的多特蒙德客战利物浦。下半场多特蒙德曾以3：1领先，主教练在第77分钟用后卫金特尔换下前腰香川真司，随后又换上核心前锋罗伊斯，选择全线退守，最终多特蒙德被利物浦连扳三球，3：4惨遭逆转。

更令人印象深刻的，是2023—2024赛季欧冠半决赛。图赫尔执教拜仁慕尼黑在次回合1：0领先皇家马德里，他在第76分钟用中后卫金玟哉换下边锋萨内，第85分钟又撤下主力中锋凯恩，全队转入死守。放手一搏的皇马在第88分钟和补时阶段连入两球，2：1完成翻盘——几乎

▼当地时间7月15日，阿根廷队球员恩佐·费尔南德斯（左三）射门得分。
新华社记者肖艺九 摄

在球队丧失控球权、场面被动时，图赫尔没有针对性调整中前场阵容、通过人员轮换激活进攻，而是用后卫换下进攻球员，传递出以守为主的明确信号，默许球员全线退守，以求一“苟”到底，守住胜果。

败招二：自废武功

图赫尔说，自己当然希望球队能够取得第二个进球，但当球员控不住球时，即使换上进攻球员也无济于事。这一说法，暴露了他临场指挥的又一败笔。

边路突击是本届世界杯英格兰队最犀利的进攻手段，并且在左右边路位置上，图赫尔至少有两套人员配置可轮换使用，左路戈登和拉什福德可轮换，右路则是马杜埃凯和萨卡可轮流登场。本场比赛中，图赫尔在右路放弃了阿森纳队“双星”，而是选择阿斯顿维拉队的罗杰斯作为首发，后者表现也算可圈可点，助攻戈登进球。

但当戈登被换下场后，英格兰队左路失去了一个稳定的拿球突破点，右路的罗杰斯则被对手重点盯防，边路突破失灵。随着体能下降，以及中路凯恩和贝林厄姆更多参与到防守中，英格兰队在进攻端自然很难流畅运转。

整场比赛，萨卡、马杜埃凯两大边路利器一直被留在替补席上，图赫尔迟迟不对攻击线做换人调整。直到阿根廷完成反超、比赛大势已去，才仓促换上拉什福德，但后者登场时间寥寥，根本无力回天。可以说，比赛最后30分钟，英格兰队主动废掉了自己最有威胁的进攻方式。

败招三：门户大开

图赫尔在赛后虽然解释了为何将四后卫阵容调整为五后卫，

但是并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在第82分钟又用后卫丹·伯恩换下中场赖斯。

换上身高两米左右的丹·伯恩，意图显然是加强球队防空能力。但这次换人完全顾此失彼，存在致命缺陷。丹·伯恩活动范围仅限禁区之内，而此前赖斯盯防禁区前沿，是球队中场拦截的核心屏障。他下场后，英格兰后腰位置仅剩埃利奥特·安德森一人，后者全场大部分精力都用于盯防梅西，分身乏术。这一调整直接导致英格兰禁区外中路出现巨大防守真空，中场防线彻底脱节。

赖斯下场仅3分钟，恩佐·费尔南德斯抓住英格兰中路空当，在禁区前沿打出高质量远射，洞穿了皮克福德把守的球门。在恩佐射门的瞬间，英格兰队球员基本退入本方禁区。

丢球后，“三狮军团”禁区前沿门户大开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。在梅西助攻劳塔罗·马丁内斯“绝杀”前，麦卡利斯特在禁区线上还有一记低射击中门柱。因为安德森不断要分出精力弥补禁区前的防守漏洞，让梅西有了更多的活动空间和传球自由，最终送出助攻，帮助劳塔罗完成绝杀。

事实上，本场失利的隐患早在世界杯开赛前就埋下了伏笔。在确定球队26人大名单时，图赫尔弃用本赛季表现出色、防空能力出众的曼联队中卫马奎尔，而选择了受到伤病困扰出场次数有限的曼城队中卫斯通斯。英阿之战中，正是斯通斯的冒顶失误，让身后的劳塔罗抓住机会头球“绝杀”。

从赛前选人偏差，到赛中战术保守、换人失当，图赫尔的层层决策失误，最终拼凑出英格兰这场遗憾的败局。

▼当地时间7月15日，英格兰队球员奈德·贝林厄姆（右）在比赛后。

新华社记者许畅 摄

（新华社美国亚特兰大7月15日电）

与本次世界杯半决赛如出一辙。

这种反复出现的保守选择，并非偶然，而是深植于图赫尔足球哲学的战术。作为一名典型的学院派主帅，他被业界定义为“结构主义者”——崇尚通过极致的空间与位置控制，来消解足球本身的随机性。知名体育媒体《The Athletic》曾评价其为“战术控制狂”，称他痴迷于场上每一处细节，训练中严苛限定球员活动区域，以维护体系结构的绝对完整。

在图赫尔的逻辑里，进攻转换阶段充满不可控风险。他无法忍受场上出现超出他剧本的“乱战”或“对攻”。因此，一旦在关键比赛中领先，他会本能地用防守工兵将比赛拖入“死锁”状态，主动终结攻防转换的可能性。

平心而论，这套理念并非总以失败告终。本届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对阵墨西哥队，英格兰队在少打一人的情况下守住3：2的胜利；2020—2021赛季欧冠决赛，他执教的切尔西在领先后退守，最终1：0力克曼城夺冠——这些胜利，正是他跻身世界顶级教头的资本。

然而，在压力最大的生死战中，面对韧性更强、意志更坚定的对手时，这套战术却屡屡失灵。图赫尔总是陷入相似的困局，他预演了对手可能发起怎样的疯狂反扑，并为此做出过度防范，反而把主动权拱手相让。

体现在场上，便是迷信防线人数的堆积，忽视前场反击点的战略价值。一旦撤下能拿球、能推进的爆点，对手后卫便再无顾忌，全线压上；本方防线在持续轰炸下容错率归零，任何一次个人失误都可能导致系统崩溃。想要反扑时，球队却因缺少进攻球员而失去还手之力。

图赫尔计算了空间、位置与风险，却终究算漏了一件事：足球从来不是一道纯粹的空间几何题。它同样关乎勇气、决心，以及在一场瞬息万变的比赛中，敢于持续向前的魄力。

（新华社纽约7月15日电）

比分牌

（北京时间7月16日）

英格兰 1：2 阿根廷

▼当地时间7月15日，阿根廷队球员梅西（上）和队友在比赛后庆祝。
新华社记者贾浩成 摄

